宋元學案

南軒學案表

張栻　紫巖子　五峯劉氏王氏門人　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再傳　二程元城子文三傳　安定泰山濂溪涑水百源四傳

從子庶——子圮

附師孫松壽

從子忠恕——從子洽

胡大時

彭龜年

吳獵

游九言

游九功　並爲嶽麓諸儒學案

張唐　張氏續傳

宇文紹節

陳槩

楊知章

李修己

張仕佺

范仲黼

范子長

范子該

范蓀

宋德之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曾集别見廌山學案

陳孔碩
龔蓋卿
吳必大
王遇
呂勝己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舒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曾夢泉
詹阜民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詹儀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又二十八人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私淑趙昱

虞剛簡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程遇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木天駿

張學續傳

方敏中

張學之餘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並南軒講友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胡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張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呂陟

並南軒學侶

趙不息別見晦翁學案

劉靖之

劉淸之並爲淸江學案

邱宗

並南軒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南軒學案

祖望謹案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梓材案是卷南軒文集蓋謝山所補其餘則梨洲原本也

五峯門人楊胡再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于衡陽父浚故丞相魏國公諡忠獻先生穎悟夙成少長從五峯胡先生問程氏學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峯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閒忠獻出督奏先生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闋長沙郴桂帥守劉公珙薦于朝除知撫州改知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閒也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郎兼侍講時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奏言時猶未可上爲歎息襃諭其後因

賜對反覆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
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
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卽詔罷之除左司員
外郎仍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
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
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
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
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
相虞公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生
奏再上命遂寢然宰相實陰附張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先生
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

倖屏讒諛于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說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靖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治聞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嘗與朱子書曰郭杲問此間得毋爲守備乎緩急有堡寨否某應以此間出門即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漢立得定折衝捍蔽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糧此當往助若教賊入肝脾裏人心瓦碎何守備爲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謬也賊到此地何以爲國守臣但當握節而死渠爲慷然然某所恃者有此二萬義勇所可整頓緩急有隱然之勢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

雲濠案與朱子書一節謝山稟從南軒集中摘錄標識此節當移載傳內今爲補入

湖北故多盜先生首

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會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先生劾請論罪不報即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先生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閒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著有論語孟子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修

宗羲案湖南一派在當時爲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

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于平正有子考无咎其南軒之謂與

南軒答問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辟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前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

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發于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于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于拘迫從容則失于悠緩此學者之通患于是二者之閒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

泝之處若曰歷汨寡味則非觸採之方此正當深思于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葉六桐曰主一從敬字用功始敬久則誠而一在是矣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則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卻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諭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安得謂安靜乎敬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

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埽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

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于可不可之閒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動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與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與橫渠又曰明善必明于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于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僞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于可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心中亦未安懇伊川

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功宜莫若養其源先于敬用功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于發見之際辨擇其可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元晦謂畧于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省察正涵養之得力喫緊處

垂諭忿慾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懲忿窒慾懲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慾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姜定庵曰正當發時亦能覺著本心畢竟人欲居勝此處惟用懲窒之力方能挽回終不若平日涵泳不使私意相參之爲得也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

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處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心竊疑焉曰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也此意甚精蓋中字作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卻有病不若云所貴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

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于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旣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于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并乞詳敎曰明道

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于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所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只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始動而言

只可謂志之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于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能自然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從此用功由誠之進于誠殺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

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于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能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義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棃洲孟子師說曰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于事行所無事則卽事卽義也心之集于事者是乃集于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而不窮義襲者高下散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所謂欲事事皆合于義也襲裘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

辯哉

問心無內外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于浮夸不穩帖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曰奔逸絕塵則有臆

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
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
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卽爲人欲矣人欲萌而
六經遠矣曰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
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卽常拈出愛
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于此體認便不差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
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
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眞
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

水搬柴爲知義而不分人欲天理于毫釐之閒此不可不知也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審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當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論尙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殺有工夫又云儘下學而不加上達之

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强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居敬窮理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于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

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于所當有而不知有也于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閒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閒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眞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眞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眞也此毫釐之閒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閒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閒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與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于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

與物接則自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年餘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尚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别以一心觀又别以一心知頃刻之閒有此二用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某嘗反覆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于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于厚則如胥拳之以兵諫豈非過于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于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于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爽于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

思也過于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于薄甚至于爲忮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梨洲答姜定庵問觀過知仁曰黨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人之氣質剛柔狂狷各有所偏而過亦從之而生過則不仁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仁如工夫有間斷知間斷便是續故觀過斯知仁此南軒韋齋記意如此晦翁以爲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殊不知不知仁亦無從有下手處果視其所知者懸空測度只在影響一邊便是禪門路徑若觀過知仁消融氣質正下手之法明道之識仁獨非知乎

垂論仁之說若只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卻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與顧只于日用閒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禮論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淸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淸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淸忠

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于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于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淸忠之說不同請問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淸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淸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淸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淸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卽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

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若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謂主于身

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于性相去如何思慮之于心相去又如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固未可以語言盡之爾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于物而欲隨之欲雖萌于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于是心之存物來心應理在于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

也然性不能不動感于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為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于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于因其流激汨于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別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甚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于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

以爲闕文是也然縕年嘗以爲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于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于國治天下平其閒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爲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于齊家之條引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補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

可不察也

南軒文集補

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事親之道所以事天 潔白堂記

漢儒之言曰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儒所能言 黃鶴樓記

時習之功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稍緩則滋長矣惟人每以爲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自改則明日茲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消矣

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則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疏時習之功始專 名軒室記

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王者以義伯者以利 孟子講義序

人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 趙氏行實序

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 南嶽唱酬序

所謂致知者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 送張荊州序

梓材謹案東萊遺集與張荊州書及言張荊州教人皆謂南軒此張荊州則別一人也

爲仁莫要乎克己 仁說

學之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閒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與劉共甫

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今日爲甚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反害事耳

學者徇名忘實此眞可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大似懲噎廢食是因盜儒爲害者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 以上寄周子充

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如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末盡則在彼有尺尋之差 答薛士龍

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爭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答

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此等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

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然虛心平氣豈獨觀書當然某旣已承命因敢復以爲獻也

君臣之際須要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其間絲毫未盡惡能有動

二豎雖補外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分明則

病根猶在二豎去後二豎復生不然又恐其覆出爲惡若得有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妙論拔根塞源庶有瘳乎

近世議論眞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于時變世所號爲賢者正墮在此中此風方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甚可愧也吾曹當相與講明聖學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

近事使人憂心不遑假寐伏思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

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于義理之所在而徒邅回于利害之末遂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

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説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

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覆剖判庶幾萬一言至此不覺酸鼻

仲冬以後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覆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

某日被命出守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補報學力不充無以信于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他皆無足言惟

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

日間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朝夕從事于此而未之有進也

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爲贅欲下手痛加刪正以官守事奪不敢草草

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卽要功生事委靡者一切放倒爲害則均

年來務欲收斂于本原處下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

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

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豈獨說書爲然理道本平鋪放著只被人起意自礙

英州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閒中讀書之意又恐爲釋氏乘此時引將去

古人居是邦卽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說君子固不兩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以上與朱元晦

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存養處不深厚故省察少力

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可必若必欲救正便有偏推此可見

自歸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竊發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强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于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

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閒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始可與講習也

以不當憂責爲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爲多此意殊不厚惟先自隔絕無所感通存心既兩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詳味考

槃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嘆

舊論教人以詩爲先蓋興起情性使人篤于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

平日頗恃嗜慾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此亦是自輕覩鄉黨中聖人衞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尋常忽畧亦是豪氣中病痛

相識間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只是爲身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于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終不免爲姦而已矣以上與呂伯恭

舍實理而鶩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埽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氣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所謂欲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其

中者也與彪德美

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于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

平時病痛所貴銷磨矯揉之不可徒自悔恨于胸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胸中是也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于東而生于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減

侍旁子職所當任不可少有厭煩忽細之意以上與呂子約

二程遺書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怪其然只尋言語上求解總未是須玩味其旨于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業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于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沈潛縝密之功

夸勝爲害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于根原上用功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自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

士子實作工夫耐久者難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以上答胡季隨

病之在身猶將不遠奉趍之路求以治之病之在心獨不思所以治之乎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于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所由起奢處其方而藥之則病可去去則仁仁則生矣答謝夢得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此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于中節若遽執回互于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長者激觸也無乃終墮于姦邪之域人欲愈肆天理愈滅異觀伊川解遇主于巷一爻意極明切（答俞郎中）

儒者之政以護養邦本爲先（與施蘄州）

近世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答周允升）

無欲者無私也無私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

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于虛空之境何翅霄壤之異答羅孟弼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答蕭仲秉

箋註訓詁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答陸子壽

力貴乎壯工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于暫終不能持于久答喬德瞻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寖有味答潘叔昌

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 答周穎叔

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金縢冊祝之詞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答俞秀才

鬼神之說六經所稱莫非造化之迹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于怪誕怵于恐畏胥靡而從之至于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閒無是事委諸茫昧于是交于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樂廢浮僞日滋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 題鬼神說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南軒文集一百單四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上蔡學案三條龜山學案一條

五峯學案一條又一條分作五峯語二條又移入劉胡諸儒二條玉山學案一條晦翁學案十四條東萊學案六條艮齋學案二條止齋學案一條滄洲諸儒二條嶽麓諸儒二條槐堂諸儒二條

附錄

孝宗初起忠獻請籍都督諸軍事卽奏先生書寫機宜文字先生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凜凜直以君父之責爲己憂閒以軍事入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忘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帝異其言

湯思退用事務罷兵講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先

生疏言我與金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犒款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蹕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

召爲吏部郎時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入見孝宗曰卿知彼中事乎先生曰不知也曰彼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對曰比年諸道水旱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大小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中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先生因言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乎兩陳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

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
隱在目前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之嘆息哀
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
言動之閒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儆在帝心一念
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先生寢疾微吟曰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
終之理乃自作遺表勸帝親君子遠小人絕己偏公好惡拳拳
不已云

五峯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顏錄足見稽考之勤先賢之語去取

大是難事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楊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亦未免于陋

又曰某意希顏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

嘗與朱子書曰祈請竟出彊顛倒紕悖極可憂某決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

又曰聞建寧書坊將孟子解已刻板極皇恐見今刪改不定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已移文漕司毀板矣更望力主張

又曰舟中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正當深培其本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吾丈世道所繫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于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補

又與朱侍講書曰張荆州從遊之士往往不得力不知何故如此蓋荆州不能察人情虛實其教未必能有益中庸論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補

又與陳同甫書曰張荆州使不死合整頓點檢處尚多至于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補

又麗澤講義曰張荆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

求之聖賢語言補

朱子述行狀後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又曰公嘗有言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語類曰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陳龍川志何茂宏曰朱元晦論張敬夫不惑于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爲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補

魏鶴山跋南軒與李季允帖曰南軒先生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啟發于憤悱之餘知則眞知行則篤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于成乃先生以其所以致于人者敎人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于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補

又曰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爲非補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宗羲案南軒之學得之五峯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峯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癖惟于南軒爲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一則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第南軒早知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

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鈌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

後悟也

宗羲又案南軒受教于五峯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峯之說卽

默體實踐孜孜勿釋又其天資明敏其所見解初不歷階級

而得之五峯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從遊南軒者甚衆乃無一

人得其傳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衆寡爾

梓材案梨洲未及廣覈嶽麓二江諸儒學案故有是語

南軒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顯謨潘先生畤 別見元城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南軒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見止齋學案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知軍張先生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監司呂先生陟

呂陟字昇卿零陵人也累官監司與南軒遊而受知于誠齋 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作呂涉云楊誠齋萬里爲丞時囚督租過其里往見之郡守問誠齋曰所過知有文才否答曰有桂里得一呂昇卿飽學之士即召致郡校領袖諸生即謝山補傳所謂受知于誠齋者列之誠齋之門可也蓋誠

齋爲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南軒實從故先生得與南軒遊兩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之門譌矣謝山學案底本標南軒弟子亦𢿗先生當係未爲補傳之筆也

南軒同調

宣節趙先生不息 别見晦翁學案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邛先生寗 別爲邛劉諸儒學案

南軒家學 楊胡三傳

張先生庶 附師孫松壽子圯

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少爲忠獻公所愛嘗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于文辭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

得不可曠過時日又曰親良師求益友善言善行敬信而力行之先生再拜受教而是時宣公已成醇儒亦勉以黜浮崇實之說先生遂師事之大母孫氏其姪曰松壽有高行蜀中所稱牧齋先生者也天下士當其意者無幾先生復問學焉得其箋札規警之語揭諸座右而牧齋亦待之絕異忠獻將官之會薨不果先生護喪歸長沙因侍宣公者九年講學嶽麓書院先生執筆爲司錄題曰南軒書院而先生所私記者曰誠敬心法宣公亦以忠獻之意欲官之而遽卒不果紹熙三年宣公弟杓以兵部尚書鎭襄陽後溪劉文節公謂先生曰尚書必成其父兄之志矣然君老尚爲吏耶曷以予君子先生曰然已而尚書果推恩先生辭之尚書曰然則以而子來先生雖諾之終不告其子

又課之學二年尙書申前言益力乃遣其子圯就之鶴山魏文靖公嘆曰范宣子尙以世祿爲不朽睎顏眞知義利之分者耶

補

梓材謹案魏鶴山誌先生墓云惟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從綿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累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溥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郞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郞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郞杓之子也先生于忠獻爲從孫故于宣公爲再從子而其父名杓宣公弟端明殿學士杓亦有傳寫作杓者可知其誤矣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宣公弟端明杓子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以祖任入官歷任至權發遣澧州籍田令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以太府丞權發遣湖州以司農丞權發遣寧國府忤監司奉祠

起知鄂州凡所至皆有聲入爲戶部右曹郎首陳司馬光仁武之說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寧宗是之次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既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袵自如得之無補秖以示弱而況殘金易酋外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次言薦舉科舉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粥獄剽奪民產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婾不然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理宗卽位先生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

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時宰相請太后同聽政先生復貽書謂英宗以疾仁宗哲宗以幼垂簾有不容已欽聖出于勉强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廢生日不御前後殿半載即辭今吾君長矣姑援爲請亦中策耳先生蓋有深慮而太后卒卻垂簾之請集議廟制先生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之今日于禮無稽還將作監寶慶元年下詔求言先生上封事凡五千言其一曰天人之應捷于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電非時積陰久雨西蜀東淮狂悖洊興迺者客星爲妖太白晝見正統所係不宜誘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

定爲宮中之禮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寧者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攸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侍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寮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歎蹕以煩民故有五日一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夕夕而無故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盛太后力卻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爲之

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陛下𣃁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及然非豫講夙定竊恐俗說乘閒而入所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五曰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舍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殄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卹典選立嗣子則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于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不解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正言直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言者莫不望風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

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來何緩若精于史筆如李心傳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有不及知者乎邇來世俗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趨辯爲强毅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正士不遇小才日親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饋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閒見者今薦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至其避譏媒進

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朝野傳誦爭錄之交口稱魏公有後又以輪對述世父宣公之語謂嘗求曉事之臣不求辯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不求犯顏敢諫之臣一日問天子之學諸臣爭言天子之學與人臣異先生獨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曰修身蓋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天子之學與人臣異者吁其亦異乎大學之道矣先生素闇修世不知所造之深至是進入對乃知其學魏文靖公嘆曰畢竟張氏子弟有眞傳也洪舜俞丁文伯皆求見焉一時名流無不傾心而枋臣積惡之先生知不爲所容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次年以朋比

罷先生歸講學于嶽麓書院益求爲己之功志益厲士之出湖湘者皆從之遊紹定三年復官晉直寶章閣奉祠請老許之是秋卒得年五十有七魏文靖公嘗曰行父孜孜體國似魏公撥煩剸劇似端明而中年斂華就實則有得于宣公之學惜其不待年而卒也 補

祖望謹案中興四大儒之後先生最有光于世學陸伯微呂喬年亦足並驅乃有叨其先世之庇得列淸班而不免有阿附史氏之誚令人短氣然則張氏之世澤長矣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上初卽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脩父陳正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爲此說張

忠恕行父對劉郃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庶人同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修身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用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畢竟有家學淵源云

參軍張先生洽

張洽宣公孫也父倬早夭宣公之亡育于從祖端明而學于端明之子直閣參揚州司理軍事有兄弟爭財者諭之曰訟于官是吏胥之利也冒法求勝孰若全手足之愛訟者感悟後爲白鹿書院山長昌明家學補

南軒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范先生子該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 別見廌山學案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正言龔先生蓋卿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淵先生遇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侍郎詹先生儀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南軒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及二江學案外並入嶽麓諸儒學案

南軒私淑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趙昱字希光衞文定公雄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嘗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當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黃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文定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先生獨與其高弟議論多合說者以爲呂正獻公之于范歐諸老爲親炙而先生之于南軒爲私淑然其善于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文

定常爲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已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嘗挺之
偏禆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爲然爲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
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以兵予吳氏先生性
沖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三年及以質安守家居無復
宦情開禧丁卯吳曦之變作先生每念文定之言輒投身大慟
或至氣絕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夔門不克于是製大
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成都帥楊輔
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爲
敵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也肘腋之閒禍將自作事
尙可爲因勸以舉義輔不能用先生遂絕粒浸臥疾不能起猶
晝夜大號聲達于外置一劍枕閒每舉欲自刺家人捍之不得

閒然竟以不食而卒俄而亂平矣文定獵疏上其事且乞以先生故追予其父恩澤以昭世臣之賞詔徧公賜謚文定而先生亦予贈卹如制讀鶴山魏公集稱滄江虞氏之向道寔由先生而昔倦翁言其兼治養生術或先生少年之所爲與要其舍身取義不愧先人則眞儒者也宋史既不列之忠義又不附之文定傳末可爲太息補

梓材謹案謝山跋宋史趙雄列傳述程史言先生事與此傳畧同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漕使程先生遇孫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別見東萊學案

張學續傳

宗丞木先生天駿

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也少傳止齋之學成嘉熙進士教授永州道出嶽麓書院得聞南軒之教遂心醉焉日與諸生講明求仁之旨累官建昌守有聲除大宗正丞卒補

梓材謹案嘉熙元年丁酉去止齋之卒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五年當是止齋再傳也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張唐潭人廣漢張栻夫後也景炎二年與趙璠張虎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閔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文丞相明年十二月丞相見執先生與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死焉 參史傳

梓材謹案督府忠義傳載先生云長沙人先儒栻諸孫宮朝奉郎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數宋儒講學家死節云南軒之後有唐是也一統志仍湖廣舊志作張璧云衡山人僕射浚之後也益王即位于揚州詔天下勤王璧起兵衡州移檄安化諸猺得民兵數千友天祥督兵梅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璧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于地下殺之觀其罵語與督府忠義傳所載略同其即先生無疑也宋史忠義傳一九有張璧之目而闕其傳其作唐者附見文丞相傳蓋本一人不復重載其傳耳

張學之餘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方斂中巴陵人也南軒先生嶽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嶽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惜其莫可考見先生嘗元世私淑南軒之學自年十二輒通春秋厲志以傳墜緒書其室曰明軒高尙不仕從遊者敎以克己爲要顧其詳不可得聞僅見臨川江漢敘錄而已 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終